

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3-03-2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賈, 學霄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mu.repo.nii.ac.jp/records/2036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thagata-garbha Thought in China

JIA Xuexiao

Summary

Tathāgata 如來藏, as an important Buddhist concept, originated in Indian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us thought-systems. Its origin is related to the theory of “purity of the nature” 心性本淨 in early Buddhis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he Tathāgata theory entered into 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ircle and became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various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m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minent monks. Among the various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m, Tiantai sect Zhiyi 天台智顛 said “Tathāgata is Reality” 如來藏即實相, Huayan sect Fazang 賢首法藏 said “Tathāgata-origin”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Tathāgata by the Chan sect. All thes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athāgata thought in China. Zhiyi’s “Tathāgata is Reality” is explain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heory of reality of the Huayan. Fazang 法藏 combines the Tathāgata thou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concept of ontology or practice theory, with the origin theory, which belongs to the concept of generation theory, and establishes the “Tathāgata-origin sect” 如來藏緣起宗 as the highest of its “four doctrines” 四宗判教.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Jingying Temple Huiyuan 淨影寺慧遠 and Zhiyan 智儼, Fazang views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Tathāgata-origin” thought. As one of the Buddhism schools with the mo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en Buddhism has continuous influence from Tathāgata or Buddha nature from Bodhidharma 達摩 to the five patriarchs 五祖弘忍, the North school’s Shenxiu 北宗神秀, and even the Niutou sect 牛頭宗, and has become its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thought.

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

賈 學 霄

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

賈 學 霄

〈關鍵字〉 如來藏／實相／如來藏緣起／禪宗

前 言

初期中國佛教經典的譯出，既有小乘經典，亦有大乘經典，大小乘佛教一併進入中土。當時傳入中國內地的小乘佛教，以安世高的禪數學為代表；大乘佛教則以支婁迦讖所譯大乘般若類典籍為主。其後佛教經典不斷被翻譯，中土大德的注疏也日漸增多。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呈現出“多源多流”的態勢。在佛教經典的譯介、注疏及其思想潮流發展進程中，中國人對印度佛教的各種思潮，做出了兩大“選擇性接受”，即“在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抉擇中選擇性地接受大乘佛教，在大乘空、有、如來藏思想體系的抉擇中選擇性地接受如來藏思想”。¹⁾

如來藏作為一種重要的佛教思想，起源於印度，是在印度佛教與其他宗教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如來藏思想傳入中國後，經歷代高僧大德的闡釋與發揮，成為中國佛教思想史的重要思想潮流，對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哲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統而言之，如來藏思想是中國佛教諸宗派得以形成的思想和理論基礎，“漢傳佛教的華嚴宗、天臺宗、禪宗以及律宗、淨土宗等等，他們的基本見地都是如來藏”。²⁾ 中國哲學之所以能夠以“心性”哲學的面目為自己獲得存在的證明，不能不說與如來藏思想有密切的關聯。³⁾ 如來藏思想在中國哲學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一、如來藏思想的印度起源及其特徵

如來藏思想作為一種起源於印度的重要佛教思想，是對印度早期佛教及

其他宗教思想的繼承和突破，原始佛教的“心性本淨”說應該是如來藏思想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而佛教“如來藏”與婆羅門教“我”有無實體性的區別，則是早期如來藏思想的重要特徵。

事實上，在大乘佛教及其經典出現之前，佛教思想中已經產生了“心性清淨”的教說，這對於如來藏思想的產生具有直接影響。姚衛群的《佛教中的“心性清淨”與“如來藏”思想》⁴⁾一文，即認為“‘心性清淨’觀念在佛教中較早提出，而‘如來藏’觀念則是在吸收改造‘心性清淨’等佛教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通過對早期的漢譯阿含經類經典的分析，可以發現早期部派佛教中已經出現的“心性清淨”思想，並且與大乘佛教中“如來藏”思想具有密切關係，二者有不少相似處。對如來藏系的《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勝鬘經》《楞伽經》以及《究竟一乘寶性論》《佛性論》和《大乘起性論》的分析，發現以上經論關於如來藏的論說中，都包含“心性清淨”的含義，這應當與早期部派佛教的思想直接相關。

另外，周貴華《印度佛教如來藏學之結構特徵》⁵⁾一文，將印度佛教如來藏思想的起源追溯至原始佛教的“心解脫”思想。原始佛教的中心論題是解脫，而解脫的關鍵在於斷貪嗔癡諸煩惱。去除煩惱，則光明顯現。在《阿含經》如南傳《增支部》中，就表述為“心本性清淨”即“心性本淨”說。如來藏思想的最初形態，就是初期大乘佛教的般若系思想及中觀派思想所體現的超越性實有的實性。在早期的如來藏系經典中，即可以看到“心性本淨”說，且直接將“如來藏”稱為“自性清淨心”。

由此可見，如來藏系經論中將如來藏與“心性清淨”思想相聯系，當與早期部派佛教中已經出現的“心性清淨”思想有繼承關係。

佛教思想的發展演變，也同樣受到印度其他宗教和教派的影響，尤其是對婆羅門教教義的遮詮。佛教的“如來藏”與婆羅門教的“我”，儘管二者存在不少相同點，但它們的差別是相當明顯的，最根本的差異就在於佛教的“如來藏”沒有明確的實體性，而婆羅門教的“我”則明確被認為是一個實體。⁶⁾早期的如來藏思想，也明顯可以看出其梵化色彩。在瑜伽行派興起以後，如來藏思想與唯心思想相結合，如來藏思想的梵化色彩逐漸淡化，強調心性如來藏是法性而非實體。如來藏思想發展成為獨立的如來藏學，而不再

像印度一樣作為唯識思想的附庸，則是在傳入中國之後。⁷⁾

二、中國如來藏系經論的譯出

1、如來藏系經典的譯出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過漢魏諸多高僧大德的譯介及注疏，各類經典相繼譯出，佛教逐漸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國如來藏系經論的譯出，則要到一百餘年後的西晉時期。

竺法護是最早在中國翻譯如來藏相關經典的義學僧。中國第一部與如來藏相關的佛教經典，就是竺法護於西晉太康八年（西元 287 年）譯出的四卷本《佛說如來性顯經》⁸⁾。此後他又於西晉元康元年（西元 291 年）譯出了八卷本《大哀經》⁹⁾，即《大方等大集經》中“序品”與“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的異譯本，共分為二八品。《寶性論》即以此經為造論的主要依據，經中用無垢寶珠比喻如來藏。另外，西晉惠帝及懷帝時期（西元 290-311 年），法炬譯出《大方等如來藏經》，經中以“九喻”即列舉九種譬喻，用以解說如來藏。現存佛陀跋陀羅於東晉元熙二年譯出的異譯本《大方等如來藏經》。¹⁰⁾經雲：“貪欲恚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一切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汙、德相備足，如我無異”，“除滅煩惱顯現佛性”，以揭示如來法身雖為煩惱所覆，然而自性清淨絲毫不會為彼煩惱所染。

至此所譯出的早期如來藏相關經典，在中國尚未受到足夠重視，也並未引起太大的關注。這一方面與如來藏經典初傳中土，所譯經典數量少且思想體系尚不完備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思想界對佛教思想理解不足和關注焦點多集中於般若類經典相聯。應當注意的是，雖然至此所譯出的如來藏系經典在中國尚未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引起熱烈的討論，或者說現存文獻對於上述幾部如來藏經典在中國的傳播及接受情況沒有保存直接的文獻證據，但是以上所述諸經所論述的如來藏之義，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發生了從大乘般若學向大乘涅槃學的重大轉向，¹¹⁾ 早期如來藏系經典的翻譯和中國思想界對如來藏思想的接受，在此佛學思潮的轉向

中是不是發揮過思想奠基作用，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如來藏或者佛性思想¹²⁾，在中國受到足夠重視是在劉宋時期竺道生提出“一闍提亦有佛性”之後。竺道生的佛性思想在當時的佛教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道生本人也受到佛教界內部的巨大衝擊。此後，六朝時期的涅槃諸師提出了各種佛性說，將如來藏或佛性學說推向深入，如來藏思想逐漸內化為中國佛學思想的重要底色，溶於此後各個宗派的理論體系當中。正是在此時期“如來藏”與“佛性”的概念逐漸混淆而變成同義語。由於竺道生及諸涅槃師所提倡的各種佛性說的影響，此後的如來藏思想也更多的以“佛性”的概念而被世人所接受。

曇無讖於玄始 年（西元 421 年）在姑臧譯出四 卷本《大般涅槃經》以及《大般涅槃經》後分等經外，還譯出了如來藏系的《大雲經》，即《大方等無想經》¹³⁾，提倡“常樂我淨”的“佛性”說。

此後，宋元嘉年間（西元 440 年前後）求那跋陀羅先後譯出了一系列如來藏系經典，包括《大法鼓經》¹⁴⁾《央掘魔羅經》¹⁵⁾《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¹⁶⁾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¹⁷⁾等重要的如來藏系經典。在求那跋陀羅所譯的幾種如來藏經典中，關於《央掘魔羅經》的討論比較多。《央掘魔羅經》現存有七個版本，其中六個版本收入《阿含經》中，屬於早期部派佛教的誦本。劉宋時期求那跋陀羅譯出的《央掘摩羅經》則屬於大乘經典，是在如來藏思想興起的初期結集而成的。印順認為，將求那跋陀羅所譯《央掘摩羅經》編入“阿含經”是很不妥當的。呂凱文也認為，宋譯《央掘魔羅經》的經文內容及思想主旨明顯屬於如來藏系思想，雖然經名、經文結構及部分故事情節與聲聞版《央掘魔羅經》存在相似之處，但其對聲聞乘存在強烈的批判，所以將其編入《阿含經》並不恰當，將其與《大法鼓經》等類如來藏系經典編在一起更為合適。日本學者赤沼智善、稻荷日宣、高崎直道則指出，求那跋陀羅譯出的《央掘魔羅經》為大乘經典，實則是“將聲聞經的敘事材料大乘化的作品”。

北魏永平元年（西元 508 年），菩提流支途徑西域來到洛陽，受到當時北魏統治者宣武帝的禮遇，並為其提供優越條件供其從事譯經事業。菩提流支重新翻譯了 卷本的《入楞伽經》¹⁸⁾以及《大寶積經》第四 八《勝鬘夫

人會》，又在孝昌元年（西元 525 年）譯出了如來藏系經典《不增不減經》¹⁹⁾等，對如來藏經典的翻譯及其思想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真諦對於如來藏經典的翻譯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真諦在南朝梁武帝時，攜帶大量梵文經典，乘船來到梁都建康。因“侯景之亂”的爆發，真諦尚未開始譯經就不得不輾轉富春，開始翻譯梵文經典。南朝陳永定二年（西元 558 年）譯出如來藏系的另一部重要經典《無上依經》²⁰⁾。

至此，主要的如來藏系經典皆已譯出，如來藏作為一種佛教的思想體系已經呈現出比較完整的面貌。同時，經過以上如來藏系經典的翻譯，“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的教義，開始被中國思想界普遍認識和接受，以如來藏思想為底色也成為中國佛教的基本特徵之一。此後，《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及《大乘密嚴經》等與如來藏學有關的經典也陸續譯出。

2、如來藏系論典的譯出

如來藏論典的數量，比如來藏經典的數量相對要少，這主要因為佛教對如來藏論典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如來藏論典主要有勒那摩提譯出的《究竟一乘寶性論》、陳代真諦譯出的《佛性論》以及唐代提雲般若譯出的《大乘法界無差別論》。此外，《大乘起信論》的“真偽”雖飽受爭議，但其所包含的如來藏思想對中土佛教及思想界的影響至深且遠。

北魏宣武帝正始五年（西元 508 年），中天竺人勒那摩提來到洛陽，譯出了《究竟一乘寶性論》²¹⁾，為中國第一部漢譯如來藏論典。《寶性論》是最重要的如來藏論典，此論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現存有梵文本、漢譯本及藏譯本，關於如來藏論典的研究主要以此為對象。

《寶性論》先說佛法僧三寶，再論如來藏佛性，最後解說菩提、功德與業。《寶性論》著重論述“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眾生與佛的真如無差別”“一切眾生實有”等觀點。又依照《勝鬘經》立“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二說，其中“不空如來藏”乃是本具“無上佛法”的如來藏，無始以來不增不減，清淨體性不生不滅，如實知見，就能夠證得“不空智”。“空如來藏”是指如來藏雖然有客塵煩惱，但是因為煩惱“本來自性空”，所以

如來藏“自性本來清淨”，如實知見，即可證得“空智”。即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只是被無量煩惱所纏，需要“轉依”而從生死煩惱中解脫，去除客塵煩惱“顯如來性”之清淨本性，以成就菩提，達至佛果。《寶性論》將“校量信功德品”作為本論的最後一品，特別強調信受如來藏說的重要性，只有對如來藏有十足的信心，才能夠達成最後的佛果。

此外，南朝陳真諦所譯四卷本《佛性論》²²⁾，也是一部系統說明如來藏思想的大乘論書。本論的主要內容在於詳細闡釋《究竟一乘寶性論》中第五至第七品等三品的內容，由緣起分、破執分（破小乘執品，破外道品、破大乘見品）、顯體分（三因品、三性品、如來藏品）、辨相分（自體相品、因明品、顯果品、事能品、總攝品、分別品、階位品、遍滿品、無變異品、無差別品）等四分六品組成。緣起分“如來為除五種過失，生五種功德，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揭示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的意義及目的。破執分通過論破小乘的無佛性說、外教諸派的我說及大乘佛教對無的執著，顯體分根據三因（應得因、加行因、圓滿因）及三性（三無性及三自性）而定佛性的本質，並論說如來藏的三義即所攝藏、隱覆藏、能攝藏。辨相分則從如來藏的“相”（自體相、因相、果相、事能相、總攝相、分別相、階位相、遍滿相、無變異相、無差別相）來論說佛性的特質。真諦所譯《佛性論》也被視為糅合如來藏學與瑜伽學的主要著作。《佛性論》主張的“三因佛性”說，即應得因、加行因、圓滿因，即是對《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的“三持”說的參照或者改寫。²³⁾

唐代提雲般若所譯的堅意菩薩造《大乘法界無差別論》²⁴⁾二卷，原名《如來藏論》，亦是重要的如來藏論典，只是其翻譯已在入唐以後。

三、中國佛教對如來藏思想的接受和發揮

事實上，如來藏思想傳入中國之後，既與中國本土思想發生了碰撞和融合，也在與早期傳入的般若和禪數學說進行調和。般若性空學說與魏晉玄學相映襯而得到傳播，但是般若性空的學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卻難以解決成佛主體性的問題，因此才有慧遠與鳩摩羅什的論爭。《大乘大義章》所載二者

的各種論爭，反映的是以廬山慧遠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學者對當時流行的般若性空學說的深刻反思，為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從大乘般若學向大乘涅槃學的重大轉向起到了思想鋪墊作用。²⁵⁾ 在此過程中，如來藏系經典的傳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竺道生的“一闡提成佛”說及六朝諸涅槃師對於佛性的詮釋，將佛性、如來藏的討論推向深入。至隋唐時期，淨影慧遠、嘉祥吉藏及天臺智顛、唐賢首法藏等，均對佛性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詮釋。

長期以來，中外學界尤其是日本學者對於如來藏思想相當重視，如高崎直道等學者的研究即相當全面而精深。但是對於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發展則關注相對較少。事實上，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才使得其成為中國佛教乃至東亞佛教的重要特色，因此對於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發展的追溯和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佛教界接受如來藏思想的過程中，也對其進行進一步的解讀和闡釋，產生了一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如來藏思想成果，對於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其中天臺智顛的“如來藏即實相”、賢首法藏的“如來藏緣起”以及禪宗對如來藏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可視為中國對如來藏思想進一步闡釋的典型。

1、“如來藏即實相”

天台智顛的如來藏思想早已有學者予以關注²⁶⁾。智顛在其兩部著作中分別提到了“如來藏即實相”、“實相即如來藏”，這也是理解其如來藏思想的關鍵線索。

《法華玄義》卷五下：

圓教點實相為第一義空，名空為縱。第一義空即是實相，實相不縱，此空豈縱？點實相為如來藏，名之為橫。如來藏即實相，實相不橫，此藏豈橫？故不可以縱思，不可以橫思，故名不可思議法，即是妙也。²⁷⁾

在《摩訶止觀》卷 下：

觀此空見有無量相，所謂四諦分別校計不可窮盡。……觀此空見而識實相，實相即如來藏。無量客塵覆此藏理，修恒沙法門顯清淨性，是名空見生別教法也。²⁸⁾

智顛依照《涅槃經》的論述，從法華實相論的角度出發，將如來藏思想判為“別教”，並進而建構自己的圓教如來藏。他將佛陀一生教說判為“藏、通、別、圓”四教，並將如來藏經典如《勝鬘經》《如來藏經》判為“別教”。智顛所說的如來藏，並不是“如來藏心”，因為如來藏本身並不具備心的主體能動性，但為一念心本具而有，或曰“一念心即如來藏理”，一念心能認識如來藏理而生如來藏智，並且在智顛看來，如來藏理是本性清淨的。智顛“如來藏即實相”的論述，無疑是對如來藏思想的發展。

2、“如來藏緣起宗”

如來藏思想傳入中國後，其內涵發生了諸多變化。法藏的如來藏緣起思想即是對如來藏思想的新發展之一。如來藏本來是存在論或者修行論概念，而緣起論則屬於生成論概念，二者本無直接聯繫，經過淨影寺慧遠與智儼等的闡釋，至法藏時將“如來藏緣起宗”作為其“四宗判教”的最高一宗，終於集如來藏緣起思想之大成。²⁹⁾

法藏的如來藏緣起思想見於他的《大乘起信論義記》《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入楞伽心玄義》三部著作中，屬於其四宗判教中的第四宗：

第二隨教辨宗者，現今東流一切經論，通大小乘，宗途有四：一隨相法執宗，即小乘諸部是也；二真空無相宗，即般若等經，中觀等論所說是也；三唯識法相宗，即解深密等經，瑜伽等論所說是也；四如來藏緣起宗，即楞伽密嚴等經，起信寶性等論所說是也。³⁰⁾

法藏處於中國佛教思想大融合的時代，其“如來藏緣起”思想即是在不改空與有的含義的基礎之上，並試圖調和與通常解釋之間的矛盾中逐步形成的。法藏以如來藏緣起思想會通佛教三大思想潮流，即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和如來藏思想，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典範意義。事實上，淨影寺慧遠即以如來藏緣起思想解釋佛教的諸多概念，但尚未形成重要影響，依然處於顯實宗（或真宗）的附屬地位。智儼受淨影寺慧遠的影響，也使用“緣起”“依持”等概念，但智儼已經開始了對如來藏思想更深層次涵義的

思考。慧遠與智儼關於如來藏緣起思想的闡釋和發展，應該說對以後法藏的如來藏思想有一定的影響。³¹⁾

3、禪宗的如來藏思想

禪宗作為中國化深度最深的佛教宗派之一，其佛性思想也是在對如來藏思想的繼承和詮釋中發展出來的。

在慧能的思想中，《涅槃經》比《金剛經》的地位更為重要，《涅槃經》的佛性說是慧能“明心見性”說的重要思想來源，而慧能的禪思想實際上就是建立在《涅槃經》的佛性思想和《般若經》的空思想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從達摩到五祖弘忍、北宗神秀，乃至牛頭宗，如來藏或佛性思想都延續不斷，始終是中國禪宗的重要思想來源。³²⁾ 佛性思想是慧能“明心見性”說的理論基礎，他從佛性的絕對性出發，認為佛性超越世間善惡，因而進一步確認了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的思想。神會曾長期受教於慧能，深得慧能思想之精髓。神會的佛性思想同樣受到《涅槃經》的影響，並結合空性而展開論說，在神會的著作中多使用“佛性”，而不易見到“如來藏”一詞。神會的佛性思想仍然是“自性清淨心”的思想，在繼承《涅槃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的基礎上，又發展了“本來涅槃”的概念。“佛性”原指成佛的可能性和潛在能力，是因位眾生的屬性，“涅槃”則是佛的境界，是菩薩修行所得的果位。神會則將因位眾生的“佛性”與果位佛的“涅槃”相結合，眾生不僅具有成佛的可能性，且本來就已經獲得涅槃，這可以說是神會在《涅槃經》思想的基礎上的新發展。神會對“佛性思想”的獨特理解，還體現在“知”與“空”的統一上。神會將慧能禪法稱為“南宗”，並將其樹為禪宗正統之後，北宗禪似乎被邊緣化，但事實上北宗通過《楞嚴經》《圓覺經》等“偽經”的編撰，擴大了其在禪宗各派中的影響力。北宗禪的思想，內容豐富且前後變化較大，但如來藏思想在其思想中始終佔有很大比重。另外，在七世紀後半葉至八世紀初，中國佛教界出現的很多偽經，如《楞嚴經》《圓覺經》《法門經》《法句經》《金剛三昧經》以及《禪門經》等，其思想普遍具有比較明顯的如來藏色彩，而這些偽經幾乎都屬於北宗禪的思想譜系。神會的荷澤宗與牛頭慧忠的牛頭宗之間，圍繞“無情”是否具有佛性的

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爭。牛頭宗主張無情亦有佛性，甚至草木亦可成佛，也是對如來藏思想進一步推論的結果。通過對初期禪宗的如來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如來藏思想在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也具有了其自身的特徵。作者將禪宗發展的如來藏思想的特徵，概括為三個方面，即如來藏與空思想的結合，其次禪宗通過對如來藏思想的再解釋，將如來藏概念由表達眾生成佛可能性的成佛論的概念，延伸為修行論和境界論的概念，再次荷澤宗與牛頭宗圍繞佛性的主體性性格，產生了巨大的分歧，這既包括如何看待佛性的普遍性的問題，也包括如來藏與“我”或者“神我”的區別問題。

四、結 論

如來藏思想經一系列如來藏系經、論的漢譯而進入中國佛教思想界，在中國經過長足發展之後，成為中國佛教乃至東亞佛教的重要思想淵源及特點。中國的各佛教宗派皆承受如來藏思想為其底色，進而建構其教義。如來藏思想在被中國哲學吸納之後，則進而成為宋明心學的思想源泉之一。

但是中國佛教界和思想界並未停留在接受印度如來藏思想的基礎上，而是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和發展，其中天臺智顛的“如來藏即實相”、賢首法藏的“如來藏緣起”以及禪宗對如來藏思想的繼承和發揮，則可視為如來藏思想在中國的新發展的典型代表，對於中國佛教思想的影響至深且遠。以上所舉各家思想的典型發展，就是能夠將如來藏思想與本土哲學思想或者相關佛教思想進行融會貫通進而形成新的思想。目前學界對於如來藏系經論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但是能夠從解經學角度對中國中古佛教學者對於如來藏思想及相關經典的闡釋和發展的研究還相當單薄，因此尚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參考文獻

- 1 刘成有 2020 选择性接受与佛教的中国化」『世界宗教文化』，1-2.
- 2 谈锡永 2011 认识如来藏」『法音』，17.
- 3 杨维中 2012 导言」『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1.

- 4 姚卫群 2007 佛教中的“心性清净”与“如来藏”思想『南亚研究』, 41-46.
- 5 周贵华 2004 印度佛教如来藏学之结构特征『法音』, 5-16.
- 6 姚卫群 2007 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与婆罗门教的“我”的观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44-49.
- 7 周贵华 2004 印度佛教如来藏学之结构特征『法音』, 5-16 页.
- 8 竺法护译 佛说如来性显经『大藏经』, 第 10 册, No. 0291.
- 9 竺法护译 大哀经『大正藏』, 第 13 册, No. 398.
- 10 佛陀跋陀罗译 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正藏』, 第 16 册, No. 666.
- 11 张风雷 2010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70-75.
- 12 如来藏与佛性, 在中国佛教史上及近现代的研究者中, 经常被视为同义词, 或者以佛性一词指代如来藏, 但是细绎文献, 佛性与如来藏似乎并非同一概念, 而是具有不同内涵.
- 13 昙无讖译 大方等无想经『大正藏』, 第 12 册, No. 387.
- 14 求那跋陀罗译 大法鼓经『大正藏』, 第 12 册, No. 387.
- 15 求那跋陀罗译 央掘魔罗经『大正藏』, 第 9 册, No. 270.
- 16 求那跋陀罗译 胜鬘师子吼 乘大方便方广经『大正藏』, 第 12 册, No. 0353.
- 17 求那跋陀罗译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大正藏』, 第 16 册, No. 0670.
- 18 菩提流支译 入楞伽经『大正藏』, 第 16 册, No. 671.
- 19 菩提流支译 不增不减经『大正藏』, 第 16 册, No. 668.
- 20 真谛译 无上依经『大正藏』, 第 16 册, No. 669.
- 21 勒那摩提译 究竟 乘宝性论, 『大正藏』, 第 31 册, No. 1611.
- 22 真谛译 佛性论『大正藏』, 第 31 册, No. 1610.
- 23 印顺 2011『如来藏之研究』, 中华书局, 186. 赖永海 2010『中国佛性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 11-12.
- 24 提云般若译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 『大正藏』, 第 31 册, No. 1626、No. 1627.
- 25 张风雷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 26 李四龙 2004 天台智顓的如来藏思想述评, 『中国哲学史』, 5-12.
- 27 法华玄义卷五下, 『大正藏』第 33 册, 第 743 页上.
- 28 摩诃止观卷十下, 『大正藏』第 46 册, 第 139 页下.
- 29 杨玉飞、张文良 2019 法藏如来藏缘起的思想特质, 11-15.
- 30 大乘起信论义记『大正藏』第 44 册, 243 中 - 下.
- 31 杨玉飞、张文良 2019 法藏如来藏缘起的思想特质, 11-15.
- 32 张文良 2009 初期禅宗的如来藏思想, 『宗教研究』, 59-71.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